

东南豪杰王金发

张继舜



东南豪杰王金发

张继舜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酆文龙

东南豪杰王金发

张继舜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杭州良渚良化站)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插页1 字数62,000 印数00,001—15,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103·1335 定 价：0.52 元

前 言

在越剧萌芽时期经常上演的小戏《卖草囤》中，有这么一段唱词：

.....

嵊县有个董郎岗，
金发龙头本姓王。
为创民国闹革命，
家里田产统卖光。
出生入死立奇功，
后到绍兴都督当。
可恨朱瑞不是人，
枪杀金发一命亡。

.....

这段唱词，当时在浙东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

那么，人们传唱的王金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王金发是浙江嵊县人。他是辛亥革命中一个叱

叱风云的英雄，被孙中山称为“东南一英杰”。

早年他在嵊县参加反清的秘密组织——乌带党，后以“绿林豪杰”称霸一方，被弟兄们举为“龙头”。一九〇五年秋，他应徐锡麟之邀至绍兴大通学堂，并参加了光复会。不久，就随徐锡麟偕同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七十余人东游日本。在日本，王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毕业，当时留学生们均以此为荣。一九〇六年归国后任大通学堂体操教员。一九〇七年正月，徐锡麟赴安庆，从上海到绍兴的秋瑾接替了大通学堂的革命领导任务，她与徐锡麟共同策划东南大起义。此时王金发就成为秋瑾极为得力的帮手。

东南大起义失败后，王金发带人上山，在极端困苦中坚持游击战斗。孙中山知道后便囑陈其美（英士）邀王金发去上海。王金发旋即加入了同盟会。

在同盟会上海支部领导下，王金发充满信心地致力于革命，他时而在浙、皖联络义军首领；时而东赴日本，传递党内机密；时而奔往南洋，筹集革命经费，非常活跃。在他的种种革命活动中，最出色的是锄奸，往往十拿九稳，致使敌人闻风丧胆。

光复杭州时，他襄助陈其美组织敢死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攻克了当时认为最难解决的省抚

台衙门和军装局。浙江光复后，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曾雷厉风行地施行过镇压反革命、练兵筹饷、释放狱囚、严禁鸦片、公祭先烈、平糶施赈、筹办越中习艺所、整顿中小学教育、整顿财政税收等革命措施，颇有作为。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便委任王金发为北伐军副司令。

一九一三年三月廿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被刺事件”（宋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政府当局虽做了些官样文章，但一时无法破案。王金发匠心独具，在上海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等支持下，他经过艰苦努力，终使案情大白，揭出真正的指使者乃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于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王金发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积极从事反袁活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被扣上“国事犯”、“内乱罪”的罪名遭到通缉。并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被袁世凯的忠实走狗朱瑞杀害于杭州军人监狱内。享年仅三十三岁。孙中山闻讯后，深为惋惜地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

在我国近代史上，王金发是一个“佐罗”式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说非常多，本书只随意搜集了几个，但已可见王金发的英姿。

目 录

- 1 巧遇知音
- 12 中秋除害
- 20 绿林大“盗”
- 29 绝处逢生
- 39 独闯鬼域
- 47 智运军火
- 59 赴港除奸贼
- 70 捉放章介眉
- 80 太白楼审冤
- 89 鼎力破“宋案”
- 99 甬江怒涛起
- 111 千古留遗恨

巧遇知音

1907年初，为了策动东南各省大起义，王金发积极协助秋瑾，建立光复军，时而翻山越岭去联络会党，结纳绿林豪杰；时而顶风冒雪，急驰沪杭，传递党内秘密，忙得不亦乐乎。

一个春暖花开之日，天上下着毛毛细雨，东浦镇上，人来车往，热闹非常。突然“砰”地一声枪响，人们心惊肉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一会，从镇口跑来一个老头，只见他身披旧蓑衣，头戴乌毡帽，健步快如飞。有人问他：“喂，外面为啥打枪？”老头边跑边说：“不好了，镇口来了一班官兵，见人就搜，已将我的一篮鲜鱼夺去了。”话未说完，他早转入弄堂，连影子也不见了。

正当人们被吓得不知所措之际，街上响起了笃笃的马蹄声，十七、八个斜背毛瑟枪的官兵，耀武扬威地冲了过来。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勒住缰绳喝道：“怎么搞的？这家伙躲到哪里去了？王德标，

你快带人去封锁交通要道，抓不住就拿你问罪。”说到这里，立即有七、八人飞驰而去。接着，当官的又横眉裂目，下达命令：“大家听着，这是个乱党头子，决不能让他逃走。你们定要仔细搜查，谁捉到就赏洋一千。好，立即行动。”

于是，清兵们就在大街小巷、壁壁角角细细地搜查起来。可折腾了大半天，却连影子也没找到。

却说这镇上的下街头有家油烛店，铺面虽不大，货色却齐全，加上店主沈老板为人精明，待人和蔼，因此生意倒很兴旺。这时，他正忙着卖香售烛，忽然进来一个老汉，从容地对他说：“先生，对不起，能给我口茶喝吗？”沈老板微笑着点点头：“有有，喏，厨房在里面，你尽管去喝吧！”说罢，顾自应付生意去了。

老汉见没人注意，忙闪到里面去了。原来这店前面是个大店堂，后面是三间楼屋。他走进厨房，见四下无人，急忙脱下蓑衣，将它塞进茅柴堆里。忽然，外面又响起了笃笃马蹄声，他心头一惊，忙轻轻将门关紧，回头见有楼梯可上，就蹑手蹑脚地走了上去。上面是个大阁楼，放着许多棒香、蜡烛、烧纸、银锭等商品，旁边还摆着几只大篾笼。正当他考虑下步该怎么办时，忽然隐约地听到那个当官的发出严密搜查的命令。心想：糟糕，看来今天

难以脱身了。为防万一，忙抽出手枪，将子弹轻轻地上了膛。

不一会，马蹄声渐渐远去了，老汉紧锁的眉头才慢慢地舒展开来。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楼下吱地一声，厨房门被推开了。接着，有人笃笃地走了上来。老汉的心又高高悬起，忙轻轻地躲入大篾笼旁边，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楼梯口。

稍顷，上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但见她身穿湖蓝色旗袍，脚着一双绣花布鞋，鹅蛋脸上五官生得十分齐整，一根乌黑发亮的大辫梢随着她脚步左右摆动。她悠闲自得，满面春风，竟直朝大篾笼过来。老汉心想：怎么搞的？莫非被她发现了。不对，她若一声惊叫，说不定就会把事情闹大。想了想，索性慢慢地站了起来。

原来这姑娘是沈老板的闺女，她是到自己房中去的。走着，走着，忽见前面站起一个老汉，不由得大吃一惊，差点喊出声来。老汉先发制人，向姑娘施了一礼：“小姐，我不是坏人，切莫高声。”沈小姐见老汉乌毡帽下虽胡须花白，但精神很好，双眼黑白分明，目光似炬，生得一表堂堂，不象偷鸡摸狗之徒，就问：“你来此干啥？快老实讲来。否则，我要喊人了！”老汉连连摆手：“千万别喊，说实话，我是避难到此，绝无坏心。”

“避难？”她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莫非街上那班狐假虎威的官兵是在捉你？”老汉见她似无恶意，又听她说官兵是狐假虎威，觉得她并非一般，就直率地说：“对！他们是在捉我，可我非盗非偷，光明磊落，并不犯罪。”沈小姐似信非信，好奇地问：“那官兵为啥捉你？”老汉叹了口气，咬咬牙说：“朝廷黑暗，君王无道，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如今是官逼民反嘛！”她双眉微蹙：“原来如此。老伯伯，你这把年纪了，怎么还去冒这风险呢？”老汉咧嘴一笑：“其实我也不是老头。”边说边将假胡子三下五除二地撕了下来。沈小姐大吃一惊：“呵！原来你是化了装的。嗯，听口音你不象绍兴人嘛！”“对！我是嵊县人。”她接着又饶有风趣地问：“嵊县有个‘秀才强盗’叫王金发的你晓不晓得？据说这人红头发，绿眼睛，能飞檐走壁，是个神枪手，动不动就要杀人的。”那人嘿嘿地笑了起来：“怎会不晓得呢？不过，他秀才真是，强盗是假，相貌与我差不了多少。他劫富济贫，从不伤害好人。”沈小姐点点头：“这就对了——不过，外面盘查很紧，你怎么出得去呢？”那人沉吟了一会：“小姐，能否让我在此暂避一下，然后再设法出去？”“这——”她低头想了想：“是不是让我去禀告爹爹，给你找个地方？”那人连连

阻止：“不，我看还是不去惊动他老人家为宜，我只要在篾笼边困一夜就可，明天一上市，就可混出去的。”沈小姐略一沉思，就说：“也好。看你怪可怜的，我去给你买点吃的东西来。”那人忙说：

“小姐允我在此躲难，已经感恩非浅，怎好再麻烦于你。”她将大辫一甩：“还客气啥？”说罢，顾自走下楼去。

过了大约一顿饭工夫，她就买来了两包糕饼。那人忙谢恩不迭。

你道此人是谁？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金发。前几天，由于嵊县的义军首领张伯岐，在西乡廿八都与清兵打了个遭遇战，不仅打死清兵多人，还杀死了清兵的哨官李凤春。这一意外，不仅打乱了起义的部署，又使清廷惊恐万状，即派精兵数百赴嵊镇压。张伯岐不得不往东阳退却。于是清廷就在嵊县、绍兴等地加岗放哨，到处巡逻，搜捕革命党人。这次，王金发就是在赴嵊返绍时被盯上的，他化装之后才逃了出来。

次日是个晴天，上市的人们更多了，王金发偷偷地到窗口往街上察看了一下，但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没啥异样，正想下楼而去，忽见沈小姐匆匆而上，她轻轻地对王金发说：“你千万不能出去，四门都站着岗哨。昨夜官兵就宿在镇上，听说今天开

始，还要挨家挨户地搜查呢！”王金发见她一片真诚，甚至急得连鼻子上也冒出汗珠，忙说：“那怎么办？小姐，常言道：烧香要烧三宝殿，好事做在眼面前，如今只好请你再帮帮我的忙啦。否则，我只好与他们拚个鱼死网破了。”她似乎胸有成竹：

“这样吧：你暂时躲进我的房间里，我在门外再加把锁，反正是有蛋糕、饼干，饿不死你。什么时候好出来，我会来通知你。我打算暂住到别处去。”说罢，打开房门，叫王金发进去，将门关好后，喀嚓一声，真的加锁而去。

王金发见房内陈设雅致，文房四宝齐全。闲坐无事，见梳妆台旁堆着不少课本、簿子，就随手翻了起来。从作业簿上发现，原来这姑娘名叫沈雄卿，是热诚小学毕业的。字写得十分端正、秀丽。翻着，翻着，突然眼睛一亮，只见簿子上抄着一首《同胞苦》的歌：

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黄连。压力千钧难自便，鬼泣神号实堪怜。吁嗟乎，地方苛政猛如虎，何日复见太平年？……

看到这里，才猛想起这里的热诚小学是秋瑾每星期来兼课的。这首秋瑾编的歌，一定是她亲自来此传下，怪不得这姑娘能如此急人之难，看来她一定受过革命教育。

正在他想得出神之时，楼下突然响起了吆喝声。一听，原来是官兵搜查来了。听得有人在说好话：“老爷，我们是安分守己做生意的，从来没住外人……”忽听“砰”地一声，似乎官兵在柜上敲了一拳：“少罗嗦！与我搜！”不一会，搜到楼上来了。王金发提着手枪，屏住呼吸，靠在门旮旯，如进来，准备来个饿虎扑羊，大拚一场。这时有人喝道：“老板，这门锁起来干啥？快打开，莫非躲在里面吗？”有人和气地说：“这是小女的闺房，她到外婆家去了，哪会藏人！？喏！这点小意思。”接着，似乎听得有银洋塞过去的响声。这一着，真奏效，只听有人说：“好！算了，快换一户再搜！”不一会，这伙人全走了。

王金发在房内心急如火，度日如年。直到第三天上午，门外才有人开锁，一看，果然是沈雄卿归来了。她说：“你急煞了吧，他们早晨才走。我看凉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王金发连忙致谢：

“谢谢你了，那就让我出去吧！”说罢，拔脚要走。“慢！”她郑重而又细心地说：“为防官兵诡计，我看还是化装一下，我陪你出去。”王金发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忙说：“我反正是秃头扮和尚——现成，就化装老汉吧！”“不！”她斩钉截铁地说：“你上次化装老汉来，假使官兵有暗哨，一定

加倍注意老汉的进出，我看不行。”王金发不由得心中暗暗佩服，可又一时想不出化装什么好。沈雄卿见他搔搔头，急得没办法，想了想，妩媚地一笑：“这样吧：你还是化装大姑娘，我陪着你出去，有人问起，我可说是去庵堂拜菩萨。何况，你躲在这里好几天，男装出去害我多丢人呀！”王金发见她说得合情合理，忙表示赞同。接着，王金发真的涂脂抹粉地动起手来。沈雄卿忙给他整出了一件淡蓝色的斜襟绸衫和一条玄色女裤。穿上后，她又帮他在头上包了块乡下姑娘常戴的印花毛巾。化装完毕，王金发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差点笑出声来。沈雄卿已拎来两只香篮，于是一人一只，从后门偷偷而出。

两人一前一后，边看边走。谁知出镇不远，忽见大樟树下转出一高一矮两个清兵，一见是两个姑娘，眉开眼笑地迎了过来。高个子眼睛一斜：

“喂！你俩干啥去？”王金发的心提到喉咙口，忙将手插进裤袋里捏好枪；沈雄卿杏眼一瞪，迎了过去：“你没长眼睛吗？我姐妹俩是到庵堂烧香去，明知故问，瞎寻开心。”边说边拉着王金发的手，大大方方地顾自前去。

两人走到一个大树蓬时，看看四下无人，王金发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卸下装，到水潭里洗了脸，

然后朝沈雄卿扑地一跪：“沈小姐，这次脱险，多亏你悉心照顾，此恩此德，在下永生不忘，谢谢你了！”沈雄卿却抿嘴一笑：“作啥？快起来，我晓得你是‘草’字头（指革命党），你们提着脑袋干革命，我佩服你们，千万不必如此。你不是说过‘好事做在眼面前’嘛！”说罢，将衣服藏进了香篮，对王金发深情地看了一眼，笑吟吟地飞快而去。

过了半个月，这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秋瑾和谢飞麟路过嵊县西乡董郎岗，顺便去看望王金发的母亲。当王金发母亲徐氏津津有味地谈起王金发在东浦镇的这段奇遇时，秋瑾哈哈笑了起来：

“呵，说起来沈雄卿还是我的夜校学生呢！”徐氏忙问：“不知这位姑娘有没有许配人家？”秋瑾见徐氏心中欢喜，便说：“这姑娘我很熟悉，不单长得漂亮，还很聪明，又有主见，据我知道，还没婆家，听伯母言下之意，是想将她娶来做媳妇吧！”徐氏正中心怀，忙喜孜孜地说：“阿高如能娶上这样的好姑娘，那真是菩萨保佑呵！”谢飞麟也插嘴说：“我看金发有个志同道合的内助，也很要紧，此事就烦秋瑾去牵红线吧！”这一说，徐氏更加高兴：“好！倘能成功，谢媒钱我情愿出双倍。”秋瑾笑着说：“如今闹革命，谢媒钱我倒不要，只要

新郎新娘向我叩三个头就好了。”徐氏嘴巴笑得象只拆开木鱼：“哈哈，只要成功，叩三百个头，阿高也是心甘情愿的。”

此后不久，秋瑾到东浦镇，来探沈雄卿的口气。秋瑾故意装模作样地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但要讲好，你千万不要吓煞。”沈雄卿暗吃一惊：“秋大姐，我又不是胆小鬼，你尽管说吧！”秋瑾附着她耳朵笑嘻嘻地说：“一个月前，这房间里来过一人：红头发，绿眼睛。据说，他还宿了两天两夜呢！”沈雄卿为人机灵，马上似有所悟，脸孔随即飞上了红云：“呵！莫非那个人就是姓王的……”秋瑾呵呵地笑了起来：“对，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金发。”沈雄卿情不自禁地“呵”出声来：“呀，还真是他呀，羞死我了。”接着，秋瑾就向她详细地介绍起王金发的身世、个性及为人，两人讲得没完没了，直把沈雄卿讲得羞红了脸，低下了头。

秋瑾看沈雄卿已同意，就正式向沈老板说媒。沈老板很开通，先征求女儿意见。沈雄卿红着脸，只说“但凭爹爹作主”，就跑回房里去了。沈老板沉吟了一会，郑重地说：“这真是无缘对面不相识，有缘千里会成婚，我同意，但一定要明媒正娶。”